



魂兮歸來  
還原潘玉良

周昭坎 著

收藏家

# 魂兮歸來 還原潘玉良

「畫魂」歸來三十餘年，一直沒有得到片刻安寧，現在該是平靜下來，還原潘玉良作為民國時代傑出女藝術家的應得榮耀和地位的時候了。

—周昭坎

收藏家

# 目錄

|            |      |
|------------|------|
| 前言         |      |
| 解密畫魂歸來     | P7   |
| 第一個故事      |      |
| 且說《畫魂》此書   | P11  |
| 第二個故事      |      |
| 解密「畫魂」歸來   | P19  |
| 第三個故事      |      |
| 身世姓氏之謎     | P31  |
| 第四個故事      |      |
| 「醜女」「福星」之緣 | P37  |
| 第五個故事      |      |
| 兩次出洋析疑     | P45  |
| 第六個故事      |      |
| 釋惑家國情懷     | P57  |
| 第七個故事      |      |
| 衆口交讚勤奮     | P65  |
| 第八個故事      |      |
| 毋須悲鴻光環     | P73  |
| 第九個故事      |      |
| 解讀玉良畫意     | P81  |
| 第十個故事      |      |
| 終究公道猶在     | P95  |
| 附件一        |      |
| 潘玉良年表      | P101 |
| 附件二        |      |
| 潘玉良作品欣賞    | P111 |



魂兮歸來  
還原潘玉良

周昭坎 著

收藏家



# 魂兮歸來 還原潘玉良

「畫魂」歸來三十餘年，一直沒有得到片刻安寧，現在該是平靜下來，還原潘玉良作為民國時代傑出女藝術家的應得榮耀和地位的時候了。

—周昭坎

收藏家



# 目錄

|            |      |
|------------|------|
| 前言         |      |
| 解密畫魂歸來     | P7   |
| 第一個故事      |      |
| 且說《畫魂》此書   | P11  |
| 第二個故事      |      |
| 解密「畫魂」歸來   | P19  |
| 第三個故事      |      |
| 身世姓氏之謎     | P31  |
| 第四個故事      |      |
| 「醜女」「福星」之緣 | P37  |
| 第五個故事      |      |
| 兩次出洋析疑     | P45  |
| 第六個故事      |      |
| 釋惑家國情懷     | P57  |
| 第七個故事      |      |
| 衆口交讚勤奮     | P65  |
| 第八個故事      |      |
| 毋須悲鴻光環     | P73  |
| 第九個故事      |      |
| 解讀玉良畫意     | P81  |
| 第十個故事      |      |
| 終究公道猶在     | P95  |
| 附件一        |      |
| 潘玉良年表      | P101 |
| 附件二        |      |
| 潘玉良作品欣賞    | P111 |



# 前言

## 解密畫魂歸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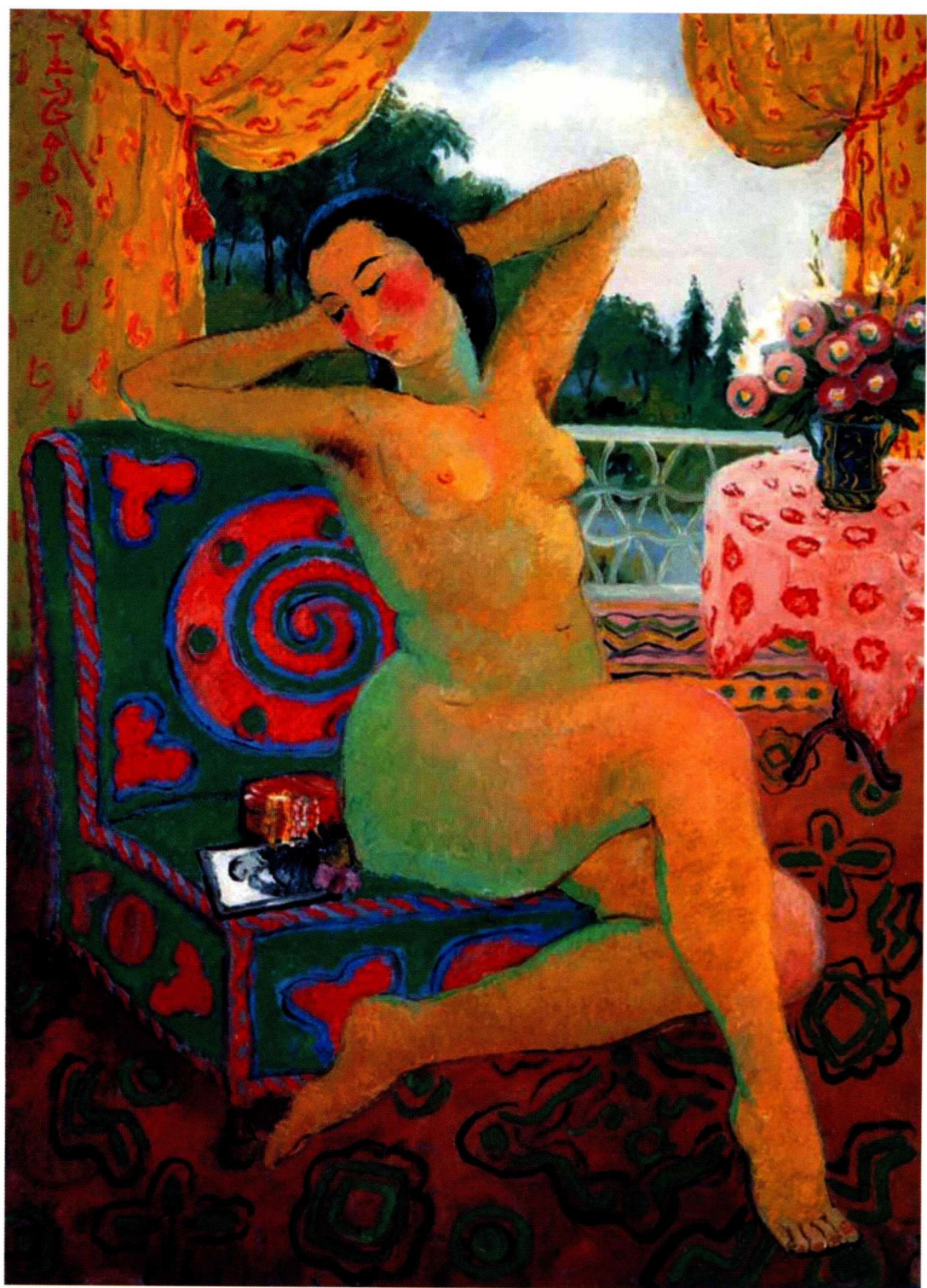
但願不幸的人，看到一個與他同樣不幸的遭難者，不顧自然的阻礙，竭儘所能地成為一個不愧為人的，而能藉以自慰。

—貝多芬

2014年4月6日的香港，夜色中的維多利亞港像有著萬般柔情，蕩漾著千家萬戶的閃爍燈火，忽明忽暗。晚上八時，鐘聲響起，港灣周邊四十四座摩天大樓聯手參與的《幻彩詠香港》鐳射音樂秀如約上演；變幻無窮的彩色光束呼應著建築物上的裝飾燈光和大屏幕，伴隨著音樂的節奏歡快地起舞，即刻間摩天大樓霓光煥發，在天際和水面之間展示著瑰麗壯觀的身姿，化身為聲光交織的舞台，以繽紛豔麗的色彩，引領千萬觀光客體驗香港這個活力充沛、朝氣蓬勃、多姿多彩的國際大都會的魅力。

然而，就在此時，參與著鐳射燈光秀、矗立於維多利亞港南岸的香港君悅酒店裏，卻有一場收藏博弈鏖戰正酣。保利香港2014春季拍賣會的「中國及亞洲現當代藝術專場」正在這裏激烈地進行舉牌競拍中。眼下喊價的競拍，正是人們手持拍品圖錄封面上的那幅油畫《窗邊裸女》。這幅油畫是旅法女畫家潘玉良1946年的作品。誰也沒有想到，她的這幅作品競價居然壓到了同場參加拍賣的吳冠中、常玉等名家大師的135件拍品，一路領先。在估價待詢後即以2000萬港元起拍，不久，即有電話直接出價2500萬港元，激起全場騷動。然後又經五輪競價，被另一電話委託以3000萬港元競得，加上佣金最終以3453萬港元（約合人民幣2890萬）成為這次專場最高拍賣價的拍品，也刷新了潘玉良在全球的個人拍賣紀錄。頓時，場內一片驚嘆唏噓，然後響起熱烈的掌聲。

知情者透露：這幅作品最早於上世紀90年代出現於臺北的拍賣行，當時並不起眼。然後到2006年香港佳士得秋拍時，這幅作品的成交價飆升到590多萬人民幣；經過八年，



窗邊裸女 布面油畫 91 X 65cm 1946 年 (保利香港 2014 春拍)

今天價值又翻了五番！不能不令人驚愕咋舌。保利香港的相關專家分析：這幅作品是潘玉良上世紀四十年代藝術巔峰時期的代表作。畫中女體雙腿前後交疊，畫面有了更複雜的層次變化，免除過於平板、平面之態；更特別的是畫面各種元素都有巧妙的牽引和平衡，各種元素牽動著觀者的視線流轉，形成一個大回環的畫面結構，畫面帶有一種明快活絡的節奏。畫中紅色桌布、生氣煥發的白菊與紅花、黑白照片，都帶有故事感，彷彿女體在春日晨曦醒來，卻因思念情人而懶起梳理妝容，朝氣煥然中又滲透了女性微妙心緒，形象地表達了中國獨有的閨閣詩歌之婉約情調，正因這幅作品的藝術魅力才受到藏家如此青睞和追逐。而有的專家則認為：潘玉良作品之所以值錢，並非緣於作品的藝術價值，只因為潘玉良的作品絕大部分為安徽省博物館所收藏，現在流於市場的也就六七十幅，其中不乏高仿的贗品，由於它的稀缺性和關於藝術家身份傳奇的市場炒作，所以藏家趨之若鶩，價位一路飆升。

衆說紛紜，各持己見。究竟是什麼因素捧紅了潘玉良？如何看待這場瘋狂的「潘玉良現象」？不過無論持什麼觀點，一般都認同是「畫魂歸來」這場旋風引來的狂飆。

作為畫人和美術史論研究者，潘玉良本來並不在我的興趣和研究視野及計劃之中。可是由於職務中的機緣，始末料及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參與到了潘玉良作品回歸中國的接收工作之中，並在社會對於潘玉良是是非非的不斷拷問中，不由自主地捲入潘玉良的資料收集與研究中。這裏，我願提供我所經歷的事實與所知所聞、所辨所識，來與讀者一起分享與切磋。



# 第一個故事

## 且說《畫魂》這本書

「潘玉良現象」的出現，緣起於上個世紀 80 年代中期以來，社會上盛傳的一段「『畫魂』歸來兮」的佳話。

這段佳話緣起於一位安慶女作家石楠女士發表於安徽《清明》雜誌的傳記小說《張玉良傳》以及人民文學出版社接著出版的小說《畫魂——張玉良傳》，真的招來小說主人公——皖籍旅法女畫家潘玉良的遺作從巴黎回歸合肥。一時潘玉良遺作展在合肥、上海等地展出，被遺忘了半個多世紀的這位旅法女畫家被社會重新關注，並且轟動一時。緊接著，由著名導演黃蜀芹導演、影星龔俐扮演潘玉良拍成的電影《畫魂》隆重上映，美女靚男李嘉欣、胡軍飾演潘玉良與潘贊化的電視連續劇《畫魂》，收視率也居高不下，經過影視劇情以情愛為主線的曲折渲染，「美女」畫家青樓傳奇故事成了家喻戶曉、飯後茶餘的談資。對於市場本來就十分敏感的商家自然不會錯過這個商機，憑藉著這股「潘玉良旋風」，經過一陣熱炒，本來在拍賣市場不見蹤影的潘玉良作品，一下子成了短線投機「收藏家」炙手可熱的搶手貨，至 2005 年，潘玉良的一幅《1949 年自畫像》的成交價炒到 10,218,400 元人民幣；在西泠印社 2006 春拍會中，潘玉良的一幅《非洲裸女》也以 902 萬港元摘得此次拍賣會的標王；2012 年台灣羅芙奧春拍中，潘玉良的彩墨畫《浴後四美姿》以 113.732 萬美元成交；2014 年香港保利春拍中，潘玉良 1946 年的作品《窗邊裸女》更以 3450 萬港幣成交（合人民幣約 2890 萬），刷新了潘玉良在全球的個人拍賣紀錄，作品升值之迅速令人驚愕。而在國內上拍的、為數不多的六七十件潘玉良作品中，也有十



《畫魂》作者石楠女士

分之一價位徘徊在六位和七位數上下，儘管其中不乏足以亂真的高仿贗品，仍然有人趨之若鶩。

其實，首先小說《畫魂——張玉良傳》與潘玉良作品的回歸沒有一點關係，這在本文的「第二個故事：解密『畫魂』歸來」中將會詳細說明；其次，小說裏的「張玉良」和真實的潘玉良也不完全是一回事。正如著名女作家馮英子在的一篇文章裏無奈地指出的那樣：「我原以為《張玉良傳》重點在於傳記，傳記首先應當忠實於本身的歷史，不敷陳演義而重點尋求真實。後來讀了石楠同志同報社記者的談話，才知道《張玉良傳》書籍是一部小說，據說：『作者依據幾千字的簡歷和幾張作品圖片，寫出這部十二萬字的小說。』而且『作者只得循著張玉良斷斷續續的足跡去神遊。細節幾乎全是虛構的，可生活裏全有。還揉進了石楠自己的經歷。譬如小時候，石頭絆她摔了跤子，她偏著腦袋去撞石頭；張玉良在國外苦學，營養不良患了眼疾，石楠也時因眼痛不得不在文思如潮時扔下筆；現時的安慶姑娘為學畫到浴室畫人體，張玉良就不會那麼做麼？……」（以上均見二月二十四《新民晚報》）那麼也就是說：《張玉良傳》也是現實主義同浪漫主義的結合。」（《社會科學》1983年第四期：《中國藝術家的驕傲》）字裡行間雖然不無挖苦之意，但對初涉文壇的作



《畫魂》封面

者石楠，卻不能不說隱含着對她漠視「傳記」與「小說」界限的婉轉而善意的批評。

公正地說，石楠起初對於「傳記」和「小說」的界限，還是比較明確的，正因為所以，她有意識地捨棄了「潘張玉良」的本名，將主人公的名字改為「張玉良」，以示區別。然而因為「張玉良」原本是「潘張玉良」早先的名字，這個不徹底的改名，加上安徽省文聯和《清明》編輯部主觀上以「傳記小說」這個含混的名詞作「官方」引導，許多知名人士的隨聲附和，導致社會輿論的以訛傳訛，把小說虛擬的「張玉良」直接與真實的「潘玉良」掛鉤，劃上了等號，借著《張玉良傳》刮起一陣「潘玉良旋風」的狂飆，造成許多不必要的誤會，至今也難在人們的心目中完全糾正。

1938年出生在安徽太湖縣李杜鄉筆架山下一小山村的作家石楠本名石純男，童年生活十分貧苦，祖業鐵匠、自己務農兼作手工的父親莫名其妙被戴上「地主」的帽子，連累著她的一生命運，直至十三歲才得掃盲識字，一年半讀完小學，十七歲進得初中，讀完初中後儘管成績優秀卻只得輟學，前往安慶市謀生，先後在三家小集體所有制的工廠裏當統計員，整整二十年，由於家庭出身不好，處處受到歧視與冷眼，夾緊尾巴提心吊膽地做人。然而，愛好文學的她自學不已，上函授大學、讀夜大學，進圖書館閱讀，大量古今中外名

著裏的知識甘霖潤澤著她痛苦的心靈，也積累了豐富的文字語言和人生體驗，終於熬到四十歲的時候有機會出頭，於1978年調到安慶市圖書館古籍部當上了管理員。她在圖書館的書海裏徜徉，如魚得水，寫了成麻袋的讀書筆記，為她的未來鋪下了光明大道。

當時，她萬萬沒有想到四年後，憑著愛好文學寫作的熱情，居然會寫出《畫魂》這樣一部小說，震動了整個大陸文壇。

那時正是她讀了許多書籍，發現歷史上作出過偉大犧牲和貢獻的那些才女，在歷史的星空中卻是那樣的稀疏和黯淡。歷史的塵垢和世俗的偏見淹沒了她們，她很是為之不平，收集了不少古今才女的資料，萌生了為巾幗才女寫些什麼的念頭。1981年的夏天，一位經常來圖書館看書的老讀者李帆羣先生得知她的心願後，告訴了她安慶本地就有個女畫家潘張玉良值得一書，扼要地向她敘述了潘張玉良的一些身世，並指點了潘張玉良後人在安慶光明街82号的居址，引起她極大的興趣。她聯繫自己的人生經歷，深切地感受到潘張玉良這樣一個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女性，通過自己與苦難的搏鬥較量，成為出類拔萃的藝術家，一定每一步都留下血的印記。她為之心潮起伏，一股寫作的衝動無法按捺。於是，憑著圖書館裏一份淹沒了半個多世紀的資料《潘張玉良夫人畫展特刊》，尋訪到久居安慶的潘張玉良兒媳彭德秀女士（安慶市石灰廠退休營業員），從她那裡採訪到潘玉良四十年來的一些信件和照片，先寫出了五千字的一篇小傳《安徽旅法女畫家潘張玉良》，以石純男本名於1982年發表在合肥出版的一份雜誌《藝譚》第二期上。（以上內容綜合石楠的博客）

那時，安徽省文學藝術聯合會（簡稱安徽省文聯）創辦有一份文學季刊《清明》，因為曾先後發表丁玲的《嚴寒的日子》、陳登科、蕭馬的《破壁記》和魯彥周的《天雲山傳奇》等名篇，在文藝界頗得「思想解放」的美名。《清明》編輯部和我當時所任職的中國美術家協會安徽分會（簡稱安徽美協）同在合肥宿州路9号的安徽省文聯大樓二樓，編輯部的劉天明先生時常約我為《清明》畫些插圖。一天他向我打聽知道不知道安徽有過一位叫「潘張玉良」的旅法女畫家，我老實告訴他真的不知道，不過我也看了《藝壇》那篇文章，覺得如果真有其人倒是可以寫成一篇很好的紀實文學。劉先生說他也是這樣想的。當時《清明》雜誌偏重發表紀實文學、報告文學，兼及小說、詩歌、散文和評論。所以，尋覓合適的紀實文學作品稿源是編輯們的首選，尤其是像潘張玉良那樣在海外華僑的故事，政治風險比較少，更是優選的題材。後來聽說改編《安徽旅法女畫家潘張玉良》這個主意得到了編輯部和省文聯領導的首肯，編輯部便通過作家、安慶市委宣傳部副部長耿龍祥與石純男取得聯繫，希望她充實內容，改寫成紀實文學稿。寫作經驗豐富的耿龍祥給了石純男不少幫助，不僅在文學方面給予鼓勵與指導，還通過市委宣傳部的力量，安排她到潘張玉良生活過的蕪湖、揚州等地體驗生活。

就這樣，石純男將《安徽旅法女畫家潘張玉良》改寫成十二萬字的「傳記小說」。因為內容上有些虛構的情節，為了區別真人真事與小說虛構假設的不同，也為了突顯她的女權嚮往，石純男有意識地把潘張玉良的夫姓去除，並且首次用「石楠」的筆名將《張玉良傳》